

● 一个女特务的秘史

● 一个女特务的秘史

一个女特务的秘史

张西庆 著

华



一个女特务的秘史

张西庆 著

华夏出版社

1989年·北京

一个女特务的秘史

张西庆 著



华夏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东直门外香河园柳芳南里)

新华书店经销

4229 工厂印刷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8.5 印张 180 千字

1989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 1989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6000 册

ISBN7-80053-708-0 / I · 194

定价: 3.15 元

内 容 简 介

海外不速来客，突然来到隐姓埋名多年的离休干部欧阳林杰家中，使她大惊失色！

是啊，有谁能想象到，同一位高级干部同床共枕、生儿育女、担任医院领导的夫人，竟然是个暗藏的战略特务！！

这，绝不是凭空捏造，而是生活中的真实故事。

原来，这个真名叫李舒清的漂亮女学生，在解放前夕，因其思想单纯，被国民党特务机关设下圈套（将其恋人杀害，嫁祸于解放军）和当特务的父亲诱骗，参加了特务组织。为了复仇，她按照特务机关预先的策划，巧装改扮，打入我军，利用其特长和美色，同一位师职干部结了婚，干了一些坏事……

后来，由于人性和爱情的感召，当她了解事实真相后，便带罪立功，成为一个奇特的人物。

该书不仅情节曲折，读来引人入胜，而且情真意切，发人深思，是作者精心撰写、别具特色的一部文学新作。

目 录

引	子		(1)
第 一 章	不速之客		(2)
第 二 章	精心选定		(7)
第 三 章	情丝绵绵		(15)
第 四 章	卑鄙圈套		(21)
第 五 章	恋人被害		(29)
第 六 章	追忆美梦		(36)
第 七 章	堕入罗网		(43)
第 八 章	毒化训导		(49)
第 九 章	苦肉之计		(62)
第 十 章	倾诉衷肠		(68)
第 十 一 章	设计从军		(78)
第 十 二 章	捕获目标		(86)
第 十 三 章	美色攻心		(94)
第 十 四 章	成婚潜伏		(101)
第 十 五 章	两面女人		(108)
第 十 六 章	渴望幸福		(117)
第 十 七 章	窃取情报		(124)
第 十 八 章	险露破绽		(132)
第 十 九 章	心灵搏斗		(142)
第 二 十 章	爱情复苏		(149)
第 二 十 一 章	阴魂不散		(158)

第二十二章	进退维谷	(166)
第二十三章	默默赎罪	(176)
第二十四章	真相大白	(185)
第二十五章	火上浇油	(200)
第二十六章	刨根寻底	(209)
第二十七章	虔诚忏悔	(220)
第二十八章	紧急援救	(227)
第二十九章	生死定夺	(236)
第三十章	将功补过	(244)
第三十一章	甜蜜微笑	(261)

引 子

尘世上，不论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即使有些故事是那样的惊心动魄而又引人入胜，但因种种缘故，当事者和知情者却不得不把它深深地封锁在心底，直至最终将它带进坟墓。

而我这里所叙述的故事，之所以能公开披露，却纯属偶然……

第一章 不速之客

1987年10月底。一天下午，一位装束入时的三十多岁女子，来到南京通往玄武湖一处僻静的独门独院前，犹豫片刻，抬手按响了门铃。

铃声过后，从屋里出来一位五十多岁健壮的女干部。

中年女子轻声问道：“对不起，请问这是王之光先生的家吗？”

女干部仔细端详着这位来客，迟疑了一下，点点头答应：“是的”。

中年女子十分有礼貌地又问，“那您是他的——”

女干部如实相告：“我是王之光的老伴”。

中年女子惊喜地说：“这么说，你是李舒清女士啦？”

“不……不！我叫欧阳林杰，你搞错了……”女干部的脸色顿时变得刷白。

中年女子感到了对方的震惊神色，连忙掏出“护照”递过去，作了自我介绍，“我叫林美芳，是从台湾到美国洛杉矶定居的美籍华人。这次，同我先生来广州参加交易会，顺便到南京探望我的姨妈，还办点其它业务。我之所以冒昧地拜访你们，是受命于要好朋友夫妇的委托，转交一封私人重要信件。”

原来如此。女干部将“护照”退还给客人，舒了一口气，

做了个邀请手势：“请到屋里坐吧！”

“谢谢！”林美芳礼貌地回答着，走进院子里。

女干部探头向外看看，顺手关严了大门。

客人边走边四下观望。这是一座宽敞、古朴而静谧的庭院，修剪整齐的松墙，繁茂的修竹，五颜六色怒放飘香的花卉，几棵高大的翠柏，笼里啁啾欢叫的小鸟，都使人感到安逸、舒适。

她们来到客厅，主人请客人在沙发上落座。

趁沏茶的机会，来客仔细打量着主人。尽管她上了年纪，穿着很朴素，却仍不失优美的风韵。修长的身材，端庄的仪表，碧玉般皎洁但稍有细细皱纹的面庞上，嵌着明亮好看的大眼睛。毫不夸张，她年轻时准是个异常俊美而有奇特魅力的女子。

主人将茶杯放到客人面前的茶几上：“请喝茶！”

“谢谢！”

主人机警敏感地注视着来客，判断着她来访的目的。

林美芳不慌不忙地打开了小手提包，拿出一个精致的皮夹子，从中取出一张照片。这是年代久远、已经有点变黄的旧照片，但人的相貌仍清晰可辨。

主人用有点微颤的手接过照片，怔在那儿了。原来，这自成一格的难忘特征，就是她的亲生母亲！她熟悉母亲那听天由命、多愁善感的目光神态。此刻，宛如她就坐在自己的面前……

客人见主人久久地凝视着照片，并不吭声。良久，才提醒道：“你认识她吧？”

主人如梦方醒似地摇摇头，故意说：“不认识。她是谁？”

我怎么没有印象呢……”

林美芳淡淡一笑。她对这个回答并不感到奇怪，“她叫韩丽君，原籍杭州，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同丈夫李国栋到了台湾。”

主人全神贯注地听着。

客人仿佛有意在引逗她，话说到此便止住了。

主人为了打破僵局，含笑催促：“请喝点茶吧！”

客人端起杯子喝了两口，继续说：“这对老夫妇因想念他们的女儿李舒清，再三恳请我到大陆以后，务必打听到李女士的下落和情况。他们还特别叮嘱我，找到李女士后，如果没有什么不便，就将他们的亲笔信件当面交给她！”

主人认定了客人的诚意，但多年的亲身经历和特务机关对她肆虐的余悸，迫使她不得不慎之又慎：“林女士，谢谢你的一片好心。如果可能，是否请你如实地告诉我，韩丽君和李国栋现在情况怎样？她们夫妇与你又是何种关系？”

林美芳无所顾忌地相告：“大概是在六十年代后期，李国栋先生退出了政界，他同我爸爸林子剑合伙经商，彼此关系非同寻常，他们也赚了些钱。现在，李先生和韩女士虽已是七十多岁高龄，但身体却很好。”

欧阳林杰做梦也没有想到竟有这么个陌生的海外来客找到她！更使她难以置信的是，她终生都仇恨的父亲竟还健在；居然还委托人来打听她的情况，怎能不使她感到震惊和悲哀！

聪明的客人完全看出了主人此刻的情绪，她灵机一动，施了一个以退为进的小小计谋：“太太，我今天同你所讲的绝没有半句假话，既然李国栋和韩丽君夫妇所要寻找的那位李

女士不知下落，他们委托我转交的这封信，我也就不留下了！”说罢，从沙发上站起来好象要离去的样子。

这一招击中了要害，欧阳林杰赶忙采用迂回的挽救措施：“林女士，请等等！如……你信任我，是否将那封信交我转给她……”

林美芳豁达大度地点点头：“信任，绝对地信任！”她把那封信郑重地放到欧阳林杰手中，同样演戏似地说：“请你转告李舒清女士，她看罢信以后，有什么话和信件要我带给她的父母，可以到南京饭店或我姨妈家中找我。我在南京大概停留到本月中旬。”说着，她把事先早已准备好的地址和电话号码留给了她。

欧阳林杰不得不致谢道：“太感谢你了。”

林美芳友好地回答：“不客气。”

欧阳林杰将林女士送出她家大门，怀着忐忑不安又急不可待地心情，撕开信封，取出信纸：

舒清女儿：

大陆一别，竟近四十年！

几十年来，不管白天或是夜晚，我同你母亲无时无刻不在思念着你，惦记着你！我们曾为你祈祷，我们也为你祝愿，但我们更多的还是默默地忏悔、流泪……

前几年，当我和你母亲确信你仍健在的时候，我们是多么的高兴和庆幸啊！我们等啊等，盼啊盼，真不知在有生之年我们这一家亲骨肉还能不能再相见？

亲爱的女儿，我知道你终生都怀恨于我的！这，我并不怪你，更不是信上三言两语能说清楚的。将来，如果老天爷真有叫我们父女团聚的那一天，我会把满腹的苦水向你倾吐的！

如今，我和你母亲都是快要入土的人了。我此时想告诉你的：我对我自己和你过去所发生的事，深感遗憾！深感痛心！在那个可诅咒的时代，他们使我们没有别的选择和回旋的余地。我和你，只能作这场政治游戏的小演员。一场残酷的政治斗争，为我们编排了这幕悲剧，将我们推上舞台。我和你没有别的办法，只能去扮演他们为我们分配的角色，明知是丑剧可也得演下去……

有一点欣慰的是，我和你，都还没有成为历史的殉葬品。你母亲和我虽已是暮年之人，但身体还好……

最后，我们还要告诉你的是，这位费尽心血寻找你、代我们转信并看望你的林美芳女士，则是我们的知心人，你完全可以信赖她。

不配做父母者国栋、丽君。

欧阳林杰看罢信，一种多年未曾有过的酸、甜、苦、辣滋味立时攫住了她的心。这天晚上，她什么东西也没有吃，好在老伴王之光到北京儿子那里过国庆节，家里只剩下她一个人，不然的话，她真不知道由此而引起的波动，将会是一种什么局面？

入夜，她躺在床上，久久不能入睡。

“不堪回首的往事，别再想它啦……”欧阳林杰已经是第十五次告诫自己。可是，自己亲身经历的事情，可以贮存，但却不能忘记。更何况，父母双亲的那封信，言词非同寻常，犹如一根导火索一下子引燃了她久压在心底的地火岩浆，无论如何，再也扑不灭了！

三十多年了……

这个不速之客！

第二章 精心选定

1948年素有“人间天堂”之称的苏州，由于多年受战乱的动荡和贫困的袭扰，已失去了江南水乡的娇姿，处处是冷落景象。深秋季节，阵阵冷风吹着枯黄的落叶，无力地在路面上飘滚着，不时发出微弱的瑟瑟响声。

在一幢警卫森严、异常精致的花园洋房的大客厅里，有一个穿黄呢军便服，戴一颗金色梅花少将军衔，年约四十多岁的中等身材的人，不紧不慢地在地毯上来回踱步。他五官端正，一张微黑的圆脸庞，漆黑的短发和浓眉仿佛象剪贴上去的一样。冷漠的面孔，让人捉摸不透。透过那副金丝眼镜，一双咄咄逼人的狡狴眼睛。凭着锐利的目光，再加上思维灵活、反应敏捷的脑瓜，他象潜艇上指引航向的潜望镜，能标示、反映出时局和重大政治气候的变化温度。此人化名很多，真名叫唐捷森，是军统大特务中少有的干将和“智勇双全”的重要人物之一。1942年，中美合作所成立以后，他即是被军统当局选派赴美深造的几十名大特务之一。训练归来之后，就一直跟随主子戴笠左右。戴笠摔死之后，他又在新主子毛人凤的手下做事。因为他反共反人民坚决，加上他做事颇有些谋略，为特务机关立下了不小功劳，所以，毛人凤对他也很器重。

在时局急转直下，蒋家王朝已面临着土崩瓦解，众叛亲

离的严峻关头，唐捷森遂被毛人凤委任为驻苏州的特别行动少将组长。无须多问，其中确隐藏着不可告人的重大阴谋。

唐捷森停住脚步，他感到脑袋胀痛得很厉害，便点燃了一支香烟，深深地吸了一口，瞟了一眼室外阴霾的天空，拖着有气无力的脚步，走到沙发跟前，刚要转身坐下，一阵轻微但急促的敲门声传来。

唐捷森微皱下眉头，预感到又有什么不测的情报要向他报告，他用力咬了一下牙根，命令道：“进来！”

“报告组座，刚收到一份紧急绝密电报……”

话音是急迫的，但又是娇滴滴的一个俊俏的女报务员，手拿一份译电稿站在他的面前。

唐捷森接过电文，瞪大双目粗读了一遍，不觉倒吸了一口冷气。他身子摇晃了一下，不觉手中电稿飘落在地上，他也顺势倒坐在沙发里。稍顷，他抬起右手指扶扶眼镜框，从地下捡起电文，又仔细地看了起来。

电报的内容很长，是军统特务头子毛人凤亲自发给他的。主要内容一是淮海战场上的最新动向和形势。中原野战军在华东野战军主力配合下，在宿县西南双堆集地区围歼了黄维兵团，生俘兵团司令黄维、副司令吴绍周，该兵团一个师起义。同时，还击溃了由徐州西逃的孙元良兵团。孙元良只身潜逃。“剿总”副司令杜聿明直接领导的二十几万人已被围在中原旷野里，形势极为严峻。二是催促他按“既定方针”赶快行动起来。若失掉机会，后果不堪设想。

“既定方针”就是前不久毛人凤召集他和十几个心腹大特务，根据急转直下的战局和新的形势特点，策划在各大据点和重要城市失陷或放弃之前，要把特工工作积极开展起来，

加紧地下斗争，立即安排潜伏活动……

唐捷森看罢电报，紧锁双眉，用手使劲掐住惨白的额头。他绞尽脑汁，苦心思索，考虑着摆在自己面前的险恶局势，心情异常焦躁。战局每况愈下，形势越来越不利，老头子无法控制大局，党、政、军分崩离析，大陆迟早会放弃，这些他是早已料到了，但只是没想到会一步比一步紧，来得这样突然，这样急迫。

唐捷森冥思苦想之后，觉得摆在自己面前的不外是三条路：一是跟随蒋帮当局同去台湾，等待时局的变化，将来或若有机会再回大陆；二是被上司委以重任，把他留在大陆，领导特工地下活动，继续与共产党作对。这样的结果，很可能是凶多吉少，性命难保；三是放下屠刀，投奔共产党。这后一条路，只是在脑子里闪了一下，他根本不敢去多想。因为他比任何人都清楚，他是反共起家的，他的历史就是反共的历史，双手沾满了共产党人的鲜血，难道共产党人能容忍、接受他“成佛”不成？再说他自己的信仰，就是“最终摧垮共产主义”！“走为上策，留为中策，放手不干是下策”。唐捷森最后还是选择了走为上策的道路。

1949 初春。一天，苏州监狱那两扇锈迹斑驳的沉重大铁门，被看守人员慌慌张张，吱吱哇哇地打开了。

特务头子唐捷森在助手史钟寒和监狱看守长等人的簇拥下，来到警卫森严，铁窗牢固的特别监狱。这里四周是阴森森高大而坚实的围墙，上面装着像蛛网似的电网，岗楼上架着机枪，黑洞洞的枪口对着牢房。

唐捷森来到 5 号牢房外面，低声问道，“这里是——”

看守长回答：“共产党地下省委书记”。

唐捷森紧绷着阴森恐怖的面孔，咬牙切齿地吐出：“一号方案——密裁(杀害)!”

唐捷森走到 32 号牢房外面。

看守长报告：“共军支队司令员。”

唐捷森把头一摆，“一号方案!”

唐捷森走到 95 号牢房外面。

看守长报告说：“共军女战士辛梅，她顽固不化，是否也按一号……”

唐捷森瞪了看守长一眼，他抬起右臂，示意看守长打开牢门。

随着一阵钥匙在锁里的旋动，“咣当——”一声，牢门被打开了。

透一束亮光，一个细高身材，短发，瓜子脸，穿着黄色解放军服装的大眼俊气姑娘，倔强地站在小铁栏杆窗前，一动不动。

唐捷森站在辛梅面前，用手抚摸着下巴，不动声色地用阴险奸诈的目光，将辛梅从上到下，从下到上，反反复复地看了许久。这个杀人魔鬼，不知为什么对这个女犯人会产生如此的兴趣，他好像要从辛梅身上找到什么秘密似的……

如今的苏州街道上，混乱不堪。

为了生存，卖唱的、耍猴的、弄蛇的，一些低层人们，使出了吃奶的本领，在招引路人，等待着施舍般的赏赐。

那些从前线战场上逃跑、败退下来的一群蒋军官兵们，来往不断。他们衣着破烂，神情沮丧，有的断腿，有的缺臂；有的头部包扎着的绷带还渗透出了血渍。他们呻吟

着，叫骂着，在马路上拐来晃去。

然而，更使人不堪目睹的是到处充斥着衣衫褴褛的难民，在陡坡与墙基街角上或立坐或躺，脚边放着一些脏碗、破篮子，破包袱。有的老人、小孩，还伸出手来向人们求乞、讨要。

一些达官贵人，浓装艳抹的太太、小姐们，看惯了这种现象，丝毫不加理睬。“老爷给点钱吧！”“太太行行好吧！”“小姐，可怜、可怜我吧！”对这些苦苦哀告他们根本无动心。

唐捷森视察完监狱出来，坐在小卧车里闭目思考着：屠杀再多的共产党人、政治犯，对他来说，不费多少吹灰之力，只不过动动嘴，动动笔，费点子弹就完结了。而要完成潜伏任务，且能长期不暴露，还得像孙悟空钻进铁扇公主肚里那样见机应变，这的确是个头痛难办的大事。

几个月以来，虽经他和部下们白天黑夜费尽心机的努力，但成效一直不理想。怎么办？眼看解放军虎视眈眈就要渡江作战，南京不久即克。这样苏州、上海……，唐捷森越想越感到形势可怕，越可怕，越觉得时间急迫。

唐捷森的下属史钟寒，现在还没有体会到上司忧虑的心情，若无其事地看着车窗外街市上的景象。

中午，正是苏州中学放学的时刻，男女青年学生们背着书包，陆续地走出学校大门。

高高身材，浓眉大眼，有一种青年人朝气和帅劲的十九岁的学生姜林，对走在前面一个女学生，亲昵而柔声地喊着：“李舒清——”

名叫李舒清的姑娘，闻声停住脚步，转过身来。她十七、八岁模样，一条乌黑的辫子垂在修长身材背后，两颊透红的